

呂慶龍前駐法大使演講側記

文——蔡佩蓉、林豪森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研究生
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想孔想縫辦外交」是前駐法大使呂慶龍先生外交經驗的最高方針和最佳註解，他用臺灣的文化敲開了法國的大門，也敲開了臺灣外交的無數希望。

3月19日，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所學會和國立臺灣文學館合辦的一場臺灣文學外譯中心精選講座，邀請了前駐法大使呂慶龍先生，以「走出臺灣、放眼國際：以感恩的心從分享外交經驗談臺灣文化與文學國際化」為主題，向生活在文化之都——臺南——的民眾暢談他如何以臺灣文化，開啟與法國的深度對話與交流。42年的外交生涯中，呂慶龍大使三次駐法，以16年的歲月，替臺灣在花都種下臺法善交的種子，並以深厚的臺灣文化澆灌，使種子萌發、茁壯。呂大使從他的博士論文為今日的演講定調：他在巴黎第七大學攻讀博士，研究的是臺灣文學作家鍾理和的作品——即便是法文系出身、即便在法國的大學完成博士學位，心心念念著的都是臺灣的文化，而這也是大使寶貝般揣在懷裡，有自信地向法國敲門，開啟交流的利器。

想孔想縫辦外交

「想孔想縫辦外交」是呂大使外交經驗的最高方針和最佳註解。來到了法國，他參透西方社會「尊重強者」的思想觀念，因此他認為在這樣的國度走悲情主義，對提高臺灣的能見度毫無用處，即便臺灣身處較為艱困的外交處境，只要緊握住臺灣優勢，並且有自信地在他人面前展現所強之處，就能夠贏得對方的敬重、引起好奇而進一步了解。秉持著這樣的精神，大使只要一有機會，就使盡各種方法想贏得多一點曝光度，他四處



呂慶龍大使主張「悲情無用論」，處處展現臺灣文化的優勢，是他的敲門哲學。

參與法國官方、民間的許多活動，上當地的電視節目、LIVE直播、電臺等，勤跑小學、養老院等單位，大使說前往小學的行程很受小朋友和他們的父母歡迎，「你怎麼知道這些小朋友的父母裡沒有法國的官員或者企業家呢？」又或者，替欲到臺灣留學的高中生貼心地舉辦說明會，「每年五十個，十年就五百個，或許這些學生未來都是人才，會想和臺灣合作。」——大使的外交手段從不設限、活潑有創意，在看似僅止付出的言行下，竟有著縝密而長遠的投資計畫。

會場上也提及臺灣文學出走國際一事，基於「悲情無用論」這樣的想法，呂大使主張將「困境」轉為「逆境」，「逆境」之後國際上必然有臺灣人的一片天，此亦為我們推動臺灣文學走向國際



呂慶龍大使與聽眾分享駐法期間推展臺灣外交的經驗。

值得思考借鏡的地方。臺灣文學在國內相關研究的進行和專門系所的成立已然十餘年，但在國外卻仍因文獻外譯（歐語系尤甚）的缺乏使其在國際學界的推動始終處於不平衡的困境之中。再者，除推行已久的中文作品外，以豐富的臺灣「語言」創作出的文學作品絕大部分仍只在島內發行、推廣，其獨特性所表現出的風格尚待我們適切外譯，而非總待翻轉為中文後再行外譯，原汁原味的「初衷」在經過「二翻」折騰後變成了「折衷」，那麼，臺灣文學的全貌何時才能忠實的表現「自己」呢？

讓臺灣在國際被看見

除了在各個無望處找尋可能，最令人為之驚豔的是，大使總會在各種嚴肅或者輕鬆的場合，用法語搬弄兩仙來自臺灣的精緻布袋戲尪仔，從大使播放的影片中，我們可以看見在2015年參與法國企業奧斯卡頒獎典禮時，大使以精心設計過的臺詞，配合出席場合，在讚美法國之餘，也讓兩仙尪仔介紹臺法間已經建立的實質政府、民間合作，從雙方首都直航、免簽證，到臺灣國產手機與法國科技技

術的結合，在短短5分鐘內以臺灣布袋戲這樣的藝文包裝，富趣味性地進行原該嚴肅而無聊的外交行銷，讓全場一千多個企業家驚呼連連，大使說，主席告訴他，十九屆頒獎典禮以來沒有像今晚那麼熱絡，希望他還能再次出席，活動結束後甚至當場就有法方人員邀請呂大使擔任觀光代言人，這又是臺灣外交的一筆成功紀錄。

雖然結束了外交生涯，但也開啟了在臺灣的演講行程，大使在國外積極推銷臺灣，回臺後積極分享外交事務，一方面讓大家認識外交事業，更重要的是讓國人了解外交人員在何種處境，運用何種方式，讓臺灣在國際有被看見的可能，增進臺灣人的自我肯定。「人必自重，而後人重之」，重視臺灣文化，以此為傲、以此為籌碼，讓文化這樣的柔性媒介，令有心想要打壓我們外交發展者，沒有置喙的餘地，也得到法方的尊重，甚至法國碧西聖喬治市以呂慶龍為一條巷道命名，紀念大使和當地的友情。想孔想縫辦外交，他的敲門哲學，用臺灣的文化敲開了法國的大門，也敲開了臺灣外交的無數希望。☒